

“人是一切的根本,没有个人的幸福,又何谈公司的发展?”刘桂根威严的表象背后,也包着一颗懂情识趣的心。因为这颗心,那些在苍凉的安哥拉大地上辛苦劳作的中国工人,幸福地工作,幸福地生活,幸福地等待着亲人重聚的团圆时光。



——中信建设“与非洲共赢”(下)

□ 李瑾

时光倒转回2002年,在遥远而神秘的非洲大地上,安哥拉刚刚停止连续27年的内战。

大片的土地因为战事而荒废,变成了大片茂密的雨林,岩石荒山上更是寸草不生。

幸好,安哥拉人找到了石油。优质的黑色黄金源源不断地涌出,供养着2600万安哥拉人。

石油带来的财富和贫瘠带来的短缺,碰撞交融出的是叮当作响的商机。祖祖辈辈闯海外的福建福清人知道,百废待兴的地方“最好赚钱”。于是,他们拖家带口来到安哥拉,销售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。

“我在卡宾达开一家超市,一年可以轻松赚到300万元。但是,没有安全感的日子,真的很难下去。”福清人郑传云在安哥拉经商5年,经历过被8个人持枪抢劫,子弹生生轰开了自家大门,屋子里留下26发子弹的弹痕,堂兄甚至付出了失去一个脚趾的代价。

相比起来,郑传云和他的堂兄还是幸运的。一对姐妹从中国采购服装运到安哥拉,开了家不算太大的服装店,设想用3年时间赚够100万美元,然后马上收手。第三年的时候,持枪抢劫者破门而入,要了钱,也要了妹妹的命。

同样的生存风险,也笼罩在众多远涉重洋的劳务输出人员身上。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,中国工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安哥拉。令人揪心的治安状况,风云动荡的政治环境,连同更多不可预知的极端因素,导致人身安全事件时有发生。

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中信建设非洲区在安哥拉征战8年,带领由40多家企业组成的联合舰队,深耕建筑工程、地质勘探和农业种植等市场,累计完成100多亿美元的工程项目。

8年的时间里,遍布安哥拉的2.5万多名中安两国工人的安危,始终重重地压在中信建设非洲区事业部党委班子成员的心头。不惜一切代价,保证每一位中国工人平安生活,直到安全地回到亲人身边,是他们时刻警醒自己的使命与责任。

与疫情的生死搏斗

在非洲,一切都像历险。生活在异国他乡,故事里怎么可能没有波折。比如,疟疾、霍乱的突然来袭。

2008年,赵鹏程随同中信建设的第一批队伍抵达安哥拉。作为医生,他知道疟疾、霍乱是这里时常暴发的流行病,出发之前做足了思想准备。但是,真正第一次遇到疟疾的时候,他还有点慌。

这一年10月的一天下午,山东路桥东渡石场的一位工人发烧多日,吃了感冒药也没有什么效果。初次诊断,医生开了抗生素,发烧病人也觉得有所好转,就离开营地返回石场。结果,经过5小时车程,病人刚回到石场便又开始发烧。赵鹏程明白了,这肯定就是疟疾,赶紧要求马上送病人去医院。“如果不及时治疗,疟疾转成脑疟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这边刚刚安排好,东渡石场又传来消息,疟疾已经大面积出现。短短一周之内,只有42个人的石场,竟然有38个人患上了疟疾。

东渡石场位于K.K.新城项目200公里之外,处于一片原始森林的山中。此时,建设队伍刚刚进驻安哥拉,各个营地的条件都非常艰苦,大家只能住在由集装箱改造的房子里。由于天气过于闷热,石场的工人们干脆住在了露天。就这样,传播疟疾病毒的按蚊,让大伙儿中招了。

除了疟疾,还有霍乱。这更是要人命的病。

2013年2月,中信建设非洲区事业部赞谷RED项目工地突发霍乱疫情,中信建设和合作企业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。

当时,白天的施工刚刚结束,营地准备开饭,一位安籍工人突然开始呕吐腹泻。项目部安工管理人员李斌接报后,马上带着安籍工人去医疗室检查输液,情况有所好转。不料,就在回宿舍的路上,安籍工人开始浑身无力,神志不清,立即被送往医院。与此同时,营地又有两位安籍工人出现同样症状。

很快,医院传来消息,安籍工人被确诊患上的是霍乱。

“霍乱?赶紧进行防治措施!”赞谷RED项目部总经理王立新接到电话,心里一惊。“这可是要命的病,患者在几个小时,就可能死亡,太容易引起恐慌了。”

不出所料,随着最先患上霍乱安籍工人死亡,营地开始出现骚动。很多安籍工人聚集在项目部,要求马上结清工资,立刻走人。

“局面必须尽快控制住,否则骚动传到中国工人的营地,后果就更严重了。”新疆北新安哥拉区域负责人黄斌急了。且不说企业在每位来到安哥拉的中国工人身上,已经至少付出了包括招工、体检、签证、机票在内近二十万元的开支,更要命的是,在工程这么吃紧的情况下,如果人都走了,工地的活儿由谁来干?

“谁都不敢进安工营区了,那些被传染了的工人怎么办?这个时候,就需要总经理和项目干部首先冲上去。”危急时刻,黄斌说得干脆利落。他带头穿上防护服,和几位同事一起冲进营区,把被传染的安籍工人逐一背了出来。

领导干部带头上,这样的举动,极大地给予了中国工人信心。中国工人营区里,躁动的气氛逐渐稳定下来。

当时,项目部只有4辆车,基本上是每隔10分钟送走一位发病者。病人脱水非常快,躺在床上没有多一会儿,床单上就是一片水。病情严重的患者,神志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不清了。

无论哪个分包项目的合作单位出现疫病,都是顶破天的头等大事。在抢救病人的同时,中信建设紧急调动资源,一边联系中国援助安哥拉医疗队赶赴赞谷,一边申请安哥拉军队维护秩序,迅速采取隔离措施。

中信建设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洪波得到消息后要求紧急动员起来,调动一切资源,全力以赴做好疫情处置。

由于应对果断,源发于营地之外的霍乱疫情很快平息,没有蔓延至中国工人的营地。正是这次突然而至的



中信建设马兰热农场的粮食加工厂内,安哥拉工人手捧新加工出来的玉米粉。

疫情,让所有联合建设的单位深受触动,从此毫无保留地绝对服从中信建设的严格管理。赞谷项目工地发生霍乱的营地,全部废弃重新选址建造。

对疫情的敏感和应对措施,中信建设就是在过往疟疾、霍乱的集体事件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在这些写进了管理文件上的条条规矩背后,是他们对“生命”可贵的行动表现。

2014年,埃博拉疫情在非洲蔓延。中信建设非洲区全面升级警戒等级,确保万无一失。从向联合单位发出防疫措施,到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营地专门就埃博拉疫病、疫情进行专门授课,要求各联合单位负责人到场学习听课,一步步应对有序,措施严谨。会议结束后,参会的黄斌感慨地说:“不管是中国工人还是安籍工人,都是咱们的兄弟。人家来是为了挣钱生活的,不是为了赔掉性命。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保证所有工人的生命安全。”

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

在很多劳务输出者的想象中,非洲大地充满着神秘和传奇,生活中肯定有太多异域风光的魅力。

然而,一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营地,面对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,人们才发现,在非洲的日子里,更多的还是枯燥和单调,还有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漫漫思念。

“工地上管理得这么严格,我都有点来到非洲‘坐牢’的感觉了。”在中信建设非洲区事业部卢班戈RED项目工地,一位来自湖南的工人不无幽默地描述自己的感受。

“没人想让大家‘坐牢’,但这样的管理,真的是为了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啊!”时任中信建设非洲区党委副书记崔继铭在安哥拉工作4年,一直主管安全工作,心总是悬在嗓子眼。

你不知道,一个人葬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悲凉。这就是中信建设为什么一再强调“安全”,因为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,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回家。”那些在男人们的讲述中被忽略的悲怆细节,在敏锐细腻的崔继铭心中久久不去。灾难现场最惨烈的情形,在她慢慢悲伤的回忆中浮现出来,弥漫在暗夜昏暗的房间,听得人禁不住阵阵惊颤。

事实上,很多中国人对于安哥拉这个国家的记忆,便是2012年中国警方首次大规模境外打黑行动。当时,中央电视台曾经以《打黑安哥拉》为题做了专题报道,观看者无不震惊。

“白天不敢上街,晚上担心被抢”,这是安哥拉华人圈中流传着的一句话。在成为安哥拉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主力军的同时,来自中国的工人和商人时常遭遇着严重的暴力犯罪。

卢班戈地处高原,天高云淡,开满紫色花朵的树在山路上组成一道花廊,旖旎美丽。然而,2011年接连发生的5起刑事案件,让中信建设对卢班戈地区的治安状况开始高度戒备。尽管如此,第二年9月,中铁十七局一位项目经理还是在营地遭遇持枪劫匪抢劫,僵持中遭到枪杀。消息传出,给工地所有人员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。

中信建设紧急行动,反复与当地警方沟通交涉,最终争取下来安哥拉警察进驻营区的安保待遇。目前,整个项目地块派驻了20名警察,还专门成立了临时警局。除此之外,35名中方治安管理人员,80多名中方治安队员和200多名安籍保安队员,全天候负责各处场站、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
争取到警方进驻营区,说起来简单,但做起来可费了很大的功夫。对安哥拉政府来说,警察力量并不充裕,要接受一个中资企业的申请,为建设营地专门开设一个警局,牵扯到的费用、人员审批,单走流程就需要花不少时间,更何况,出钱出人保护中国人,他们的动力何在?但是,再难的事,中信建设的人办到了。一方面背靠公司在安哥拉发展中与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的良好沟通,另一方面也

源自中信建设承揽的各地安哥拉政府民生工程的高品质完成,赢得的信任与尊重。

如今,施工地块外围被4米高的铁丝网完全包围,下面还开挖了壕沟。由集装箱搭建起来的安全瞭望塔足有30多米高,监视着各个建设单位营区。夜间,瞭望塔上的探照灯四处扫过,营地门口间或传来警犬的警告声,再加上距离营地不远的警察站,构筑起一道保卫营地安全的防线。

“这个安保体系比较大了,K.K.营地也没这个大。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因为偷盗每天都在发生。”20多岁的小伙子杨涛是项目安保部门负责人,每天都要开着黑色的越野车巡视整个工地。一次夜巡中,他发现了几个人正在偷盗建筑材料,迅速找来警察实施抓捕。“我们上去的时候,有一个偷盗者正从包里往外掏东西,赶紧死命按住。后来一看,竟然是一颗手雷。真要扔出去,大家可就惨了。”

与抢劫者、偷盗者的“交手”,从北部索约到南部纳米贝各个项目营地,很多人都能说几个故事。惊险、惨烈,这些事情在当今的中国人听来,都充满了太多的不可思议。然而,这就是真实的非洲,这就是真实的安哥拉。

就算在首都罗安达,一切也并不比外省好。

中信建设非洲区位于K.K.新城的营地,日常驻有300多人,被称为大区。从生活条件上说,这里的确比外省项目部要好一些。但是,因为安全的缘故,工人们依然要被限制在不超过约平方公里的区域内。

每天晚饭后,是所有人最放松的时光。从大食堂出来,很多员工都会围绕着院子散步。一圈走下来,走得最慢的时候也不过20多分钟。绕圈走路,几乎成了大家最主要的业余活动,很少迈出营地的大门。

远赴安哥拉,安全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,K.K.一期最艰苦的建设阶段,涉及中国工人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,让刘桂根辗转反侧,寝食难安。

在K.K.新城,一些联合单位的营地围墙,是用废弃的集装箱累积起来的,高度能达到六七层楼,目的就是防止恶性抢劫。然而,即便如此,在治安状况最差的那段时间,依然有人持枪翻越集装箱墙。

每到这时候,一旦巡逻的安保人员发现异常,就会拉响警报,响彻整个K.K.新城建设工地上空,意在向友邻单位求援。不管深夜几点,一旦警报响起,联合舰队成员安保力量都会无条件出动支援。就算没有更好的武器,大家拿着棍棒赶来,人多力量大,也算是对抢劫者的威慑。

“抢劫案件从过去一个月一次,变成了差不多10天一次,甚至7天一次,最严重的时候3天一次。案件的性质,也从谋财不害命升级到谋财害命,在国内施工,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危险的情况,这又哪里是施工单位应该考虑的问题啊!”回忆起当时的经历,刘桂根依然透出几分无奈。“命都要没了,活还怎么干?我们就在想,一定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安全失控的局面。”

当时,K.K.一期住宅建设已经小有规模,这个安哥拉战后最大的民生工程,已经逐渐成为这个国家恢复重建的样板性工程,更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一种象征,吸引了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政要前来参观学习。

一天,安哥拉政府又要安排一位非洲国家总统参观,刘桂根抓住机会,委婉地拒绝了来访。“我们的安全问题堪忧,自保都难,无法对政要们的安全做出保障,这个理由很合理。”他和安哥拉政府部门打了8年交道,深谙既要十分尊重对方,也要态度不卑不亢,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。

向业主说“不”,这份勇气背后的风险只能由刘桂根承担。但是,糟糕的安全状况迫使他不得不走此险策。最终,K.K.新城营地的安保任务,顺利地移交给了当地警察局。营地大门外,由集装箱围建起来的警察局显示着震慑的力量。即便如此,在K.K.大区还是必须执行这样一条规定:重要外出必须申请警察随行,并派出两辆车前后呼应。

从总经理、一线工人到安保员……安哥拉中方项目工地的每一个人,几乎都能讲出自己经历过的危险。但是,建设单位的人都知道,这已经是中信建设争取到的最好安全条件了。“如果没有中信建设的鼎力争取,我们怎么可能有警察驻守的待遇?怎么会出行还有警察护卫?”一位合作单位管理人员感慨地说。

“安全与稳定压倒一切”是中信建设联合舰队上上下的共识。的确,没有安全,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。针对安哥拉战后枪支泛滥、治安安全形势严峻的特点,中信建设要求每一个项目的营地都实施“一围挡、二壕沟、三瞭望、四监控、五巡逻”的立体式治安防范体系,这无疑给项目营地建设和日常管理增加了额外的成本,但为了安全,一切投入都是值得的。

治安安全是中信建设联合舰队“大安全”体系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,中信建设把包括生产安全、消防安全、治安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卫生防疫安全在内的六大安全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管理,要求各单位一把手承担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,并把安全考核的成绩与收入和利润挂钩。所有安全设施不健全,措施不得力、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都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。

毕竟,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

生命可贵,绝不放弃

依赖于石油开采暴增的财富,安哥拉迅速跻身非洲经济增速国家的前列。然而,长期内战造成的满目疮痍,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,教育、娱乐和医疗资源的匮乏,给中国工人生活带来的困难,远非国内的人们可以想象。

“就拿这里的医疗水平来说,真要是遇到复杂一点儿的疾病,那可真是束手无策。”由于负责安全工作,员工遭遇的各种“意外”大多由崔继铭经手处理。每到此时,她总是显示出女性特有的细腻,被很多年轻人亲切地称为“崔妈妈”。

听说笔者准备前往中信建设位于马兰热的黑石农场,崔继铭一再建议要去和王延立聊聊。“若不是遇到中信建设这样的企业,真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挨过生死大劫。”

在黑石农场见到王延立时,一眼便看见这个腼腆的年轻人人身上的伤疤,那是一场车祸留下的醒目印记。

2012年3月3日16时10分,农场的宁静突然被连

声的惊呼所打破——“延立出车祸了!”

时任农场场长胡艾平打开车门,只见项目部驻地工程师王延立歪倒在后座上,正在不停地大口吐着鲜血,染红了身上的衬衫,人已经没有了意识。

在马兰热多年,胡艾平深知当地医疗条件十分有限,很难及时救助危重病人。于是,他一边驱车送王延立往医院赶,一边向远在罗安达的中信建设非洲总部报告。

“王延立因车祸重伤,情况十分危急。”正在开会的刘桂根得到消息,立刻宣布会议中止。“各相关部门都紧急动员起来,不惜一切代价救人!”

一场与死神的竞赛,就这样迅即展开——

刘桂根向中信建设国内总部和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报告情况,争取支持;安排在罗安达的同事联系航空公司,可能需要的直升机空运做好一切准备;安排国内办事处负责人立刻从北京出发,赶往王延立的家乡四川省万源市,慰问家属并说明情况……

崔继铭率领翻译和医护人员带上必备药品,驱车400公里赶赴马兰热,协调各方力量组织救援。

从接到报告到有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一切,仅仅不到1个小时。

此时,王延立已经被转运至马兰热省卡库索镇医院,陷入休克状态,心跳每分钟160次,血压严重偏低。医生诊断认为骨折造成了大出血,但由于缺乏X光机等必要的医疗设备,无法确诊伤情,建议立刻转院至大约100公里外的一家中国援建医院。

正值黄昏,转运病人的救护车以时速120公里的速度在山路上疾驰。经过检查,王延立的颅内因为撞击产生了积血,骨盆有四处骨折,需要立刻复位。崔继铭立刻请国内人员尽快组织专家会诊检查结果。

很快,北京传来会诊结果——天坛医院专家认为,病人脑部仍有出血点,搬动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颅内出血,容易危及生命,建议在当地采取保守治疗。

深夜,农场场长胡艾平和司机李东彪献出的鲜血,汩汩流入昏迷中的王延立的血管。

从深夜到天明,中信建设的兄弟们守护在急救病房外,陪伴着王延立熬过最艰难的一晚。

经过将近24小时的抢救,王延立的血压和心率逐渐恢复正常,终于从昏迷中苏醒。这一刻,守候在病房外面的兄弟们抱在一起,激动地流下眼泪。

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,王延立回到国内休养。日复一日,中信建设非洲区一直坚持为其后续治疗无条件地提供经济保障,从来没有催促或者抱怨过一句。

“粗略算一下,公司为我花了该有几百万元了。我的这辈子,只有全部交给中信建设,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。”不善言谈的王延立这样表态。

王延立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。在内心深处,刘桂根对每一位跟随着中信建设远赴非洲的职工,始终坚持着一个丝毫不打折扣的底线,那就是“生命可贵,决不放弃”。

生命不可放弃,生活更需要质量。在中信建设非洲区,来自企业的情感温暖,实实在在地宽慰着远离家乡年轻人的心。

年轻的小伙子唐冬不善言辞,但一说到自己的女友便眼中有色。一个在安哥拉,一个在国内,两个人每隔大半年才能相聚半个月,维系一份感情着实不易。一天,唐冬突然感觉特别恐慌。“我想想想啊,发现怎么都想不起来女友到底是什么样子了。”这一刻内心的惊悚,让他下定决心,回国后立刻向女友求婚。

2014年11月,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筹备完毕,那种未来人生另一半将至的小甜蜜,从幸福的嘴角笑意荡开,在大区的营地里蔓延。作为8对新人的一个,唐冬终于要迎娶自己的新娘了。

这一天,从宿舍楼到举行婚礼的食堂,短短的100多米路程,年轻人安排了各种“刁难”新人的花样,所有人都在这场异国他乡的难得派对中,获取欢乐。

为了这场婚礼,中信建设非洲区承担了所有国内新人往返中非的国际机票,邀请中国驻安哥拉大使为新人证婚,为新人们安排了在安哥拉的蜜月旅行……

在员工们眼中,刘桂根是一个严厉的人,更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。但是,很少有人知道,赴安哥拉的8年中,他没有一次春节是在国内度过的。甚至连母亲病重之时,他都没能亲侍汤药。

每次在国内短暂停留的日子里,工作依然占据了刘桂根大部分的时间。然而,只要有一点可能,他都愿意把儿子带在自己的身边。聚少离多滋长的亲情思念,不仅牵扯着每一位远赴安哥拉员工的情感,也同样让他感到记挂和不舍。

“人是一切的根本,没有个人的幸福,又何谈公司的发展?”刘桂根威严的表象背后,也包着一颗懂情又识趣的心。

因为这颗心,那些在苍凉的安哥拉大地上辛苦劳作的中国工人,幸福地工作,幸福地生活,幸福地等待着亲人重聚的团圆时光。